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記十一

居室

巢居記

沈鯉

余西圃石假山，中植巨槐，四本於新闢蓬逕左右，兩兩相對。方時之茂，清樾四合，如幕斯張，可避微雨。其中間旁出老榦，越道相及，如伸肱援手者。狀余命圃人揉而

曲之約之以繩可容人卧起其上而其下可通行往來
與樓居之狀彷彿也余時或有所厭苦欲逃去之則即
此攀援而上凝眸趺坐習為養生家吐納引導熊經鳥
伸率常至移刻乃罷罷而呼童子進茗茗既薦觴觴至
則自酌自飲自歌自侑無所與賓客酬酢獨時有雜鳥
百許翼繞相飛鳴如舞如和其名稱不可悉辨余時為
引滿浮白而鳥不習余或睨余伸縮吐納然有瞿然羣
起而去者余默自愧豈吾德有闕乎至人所居鳥不亂

羣吾令乃見疑若此於是益習為養生之術墮體黜聰
比於木鷄鳥至是始不驚散余時復以所啖餘嚮散擲
樹枝而嚙酒招之鳥乃滋狎有攫余豆中之嚮以去者
久之且來巢吾樹高高下下比余而鄰殆將遍焉而余
柴處其中央以羣茲羽族共稱有巢氏之民而悠然身
世兩忘也無所羨富人樓居矣夫始吾未有斯巢也嘗
即田中廬以居而牽牛者蹊吾田已遊城市灑掃庭內
邀賓客取適賓客或醉而督過之入室而室人交徧謫

我吾所為厭苦而欲逃之也今去而遊方外棲此巢而羽族與處若其同類敢自謂習養所得可希至人頓感孚至此乎抑煉性柔形元同物我之理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余求之不得其說也姑為文記之

耐辱子坊記

沈鯉

余涉世不謹既謝事歸猶有以惡聲加余者或謂予宜辯予曰莊生不云乎呼我牛也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大夫宜自處若此矣何必辯竟止不辯人謂余耐辱

也則呼予耐辱子余自稱亦耐辱子云耐辱子老矣顧
善樂又不但能樂也且好為兒戲居嘗植花竹成叢所
居宮不二畝而山池臺館隨宜布列者居強半焉復於
其堂前建坊坊題曰天民逸豫自署曰總理穀熟鎮等
處農事兼提督本宗學校詔賜還上農三品服耐辱子
自題諸與耐辱子游者入其坊睹其所陳列知其真逸
且豫也顧所署總理提督者不知其云何必異之以問
耐辱子前解曰吾假此一戲耳曩吾備位秩宗國有大

役奉璽書以行間嘗稱總理提督倂尊矣今歸在田亦不知吾之不尊也則擬此發一粲蓋余不腆之田二曰穀熟鎮者其一也余方春課耕夏課耘秋督收入合千畝之衆披策戴笠痔鋤植耔者無慮數百手皆惟吾頤指是視左左右右無敢有不共吾命者吾賞罰時行焉或時駕小車循行阡陌吾具吾上農服當軸處中無與吾分席而坐者有所號召罔不凜凜惟吾得專制之不可謂總理乎比事竣而歸則我倉既盈我廩斯積臨我

池館以逸以豫時復有暇則進我家塾子弟小小大
各隨其蒙師執經而前而吾據上坐有叩則鳴裒然先
覺其諸子弟進退秩如也無敢有弛吾閑馭者吾綱紀
之矣非提督而何古人云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奈少不
自量濫竽仕路欲勉竭不肖之力以富教兩言效鉛刀
一割而卒不能令歸在田以為家督使蒸嘗有備頰仰
可資一門之內父父子子長長幼幼各安其所亦少盡
此心耳然既歸在田而猶假通人之號以屈彊蓬艾之

間者蓋道可苟行則天池榆枋各自有適而性真無不可樂也豈有所慕哉故曰直假此一戲耳客聞而笑曰有是哉吾子之好戲如此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其殆東方生之流乎雖然人生幻夢何榮何辱亦直戲焉耳矣作耐辱子坊記

存蠹齋記

沈鯉

歲辛卯余居室西偏構齋三楹儲古今書籍可數千卷縣額其上曰存蠹云存蠹者何余有書不能讀而蠹乘

之以為食邑余弗驅也故以為名嗟乎始余壯齡力能
強記而家故赤貧自舉業章句外則終日兀然面壁耳
烏知宇內有何書可讀及後叨一官薄遊都下有常祿
之入得稍購四方之篇籍廣其睫眚乃復以職事縈繫
役役奔走雖有書不暇讀今幸解組歸遊神方外得肆
力學問而髮已種種雙眸已眊轉盼忽忘雖有暇不能
讀吾居然書肆一賈也可勝嘆哉今年夏積雨彌旬卷
帙之上苔痕四溢比晴則命兩童子出而曝庭堦之下

而羣蠹縱橫腹皆果然今還視吾腹乃枵然也捧而一笑已顧見童子之色怒若于蠹有憾者且蒐而殲之余亟止之曰何為其然物成毀有時吾有書不能讀而蠹乘其隙為我一飽吾實使然蠹則何罪假令蠹不蝕而余終度束之高閣以待一再傳之後即不有魚蠹得無有人蠹乎盈虛消長往復有數雖強且知靡得而逃焉故積之太盛者未有不散失者也君子於此有所好不得不求求之得不必皆備苟備矣不必堅執為已有而

珍惜之太甚蓋昔右文之主嘗遣輜軒之使分道四出購山藪遺書藏之於金匱石室天祿文昌之署與奎壁並爛今存者幾乎而惜吾一室之儲乎所惜吾有書不能讀蠹雖飽不知味則此書之不過而無用均也斷簡殘編猶有存者或有待後人乎亦余所不敢必也莊生云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言夫六經常道不待儲而自足者也何蠹之虞其非是者蠹與不蠹任之而已殲之何為童子聞余言怒解為斂書還故處而蠹逸者半仍

竄處帙中者亦幸俱無恙焉嗚乎人世之積而無用而終不免於人蠹者宜不止是編也余因是也悟乃援毫記之

鄰壁記

沈鯉

余甲戌八月請告歸里先君子為予寘莊田二所其一在城北四十里而與吾鄰壤者為諸生管渭渭死遺一孤學林猶襁抱嫠某氏則遣使以田來鬻予初不知其意謂有所不贍也而渭故有常稔田二所稱饒富何為其

然已探其微意則曰予為宦彼羸然嫠也牆覆壓境詎
宣安業不如早見幾為愈耳予聞之愴然乃進其使者
語之曰歸語而母若果為門祚衰不能多有田則鬻其
他田而留其與吾鄰壤者吾力能庇若非是則先人遺
業豈可輕棄若恐吾佃者之或軼汝也則吾當束以法
使不敢拾汝一遺穗惟而母自擇嫠聽予果鬻其他田
數百畝以安鄰壤至今而學林亦壯而受室矣予田卒
無改於舊越十有五年戊子余謝宗伯事歸田而先君

久厭世吾無廬可居也則假家弟之閒宅以居凡五丈
即今亦玉堂是也惟家指甚夥率多有僦居於外者鄰
婁盛氏年逾六旬矣且無嗣亦時以鬻居為言予知其
意亦管之意也為引予罕處鄰人之事慰止之盛至今
安堵予居亦無改於舊然自鄰管氏至今垂二十年未
嘗一日不稱安飽也余即東拓宅西斥畝何益即不拓
不斥亦何損嗚呼昔人有躬耕畝畝恥匹夫匹婦不被
堯舜之澤者及出用世卒能使鰥寡孤獨皆各得所而

予乃無當於世今歸在田扶此兩痿使皆無恙或稍存此意於萬分一乎抑有愧昔人多矣惟吾諸昆季子姓有曠然知足閔然以振窮恤孤為事而演予此意以傳無窮者是予志大行也予乃為述意於鄰人之壁

域外三槐記

沈鯉

里居以藩垣為域域之外吾不得而享其有也惟吾居有奇者予性不耐暑方盛夏夕陽毒人極為酷烈而居廬不堪禦暑也適隣人盛氏以宅來鬻予不忍受鬻弟

假其東界餘壤之直吾西垣之外者種樹資夕蔭乘涼
其下盛許諾予復與約言曰吾假壤以樹壤而壤則樹
亦而樹也畢吾生而已盛曰諾予乃以辛卯仲春宜栽
種之日植佳槐三本高俱可丈餘圍兩楹有半幸雨多
及時無不活者蓋一年如蓬二年如葢迨今三逾夏而
樹陰迴合不見夕日時維六月羲和將委轡於咸池予
兀處一室方鬱蒸不可當忽從間西闕佳景在彼則亟
命兩童子舁一竹牀與一几安寘其下而吾披襟岸幘

手一編而趨之矯顙一望樹陰周環如幕斯舉予不覺
輒然一笑謂吾無一斤一斧之費而突起大廈若此乎
少頃涼颼起樹端踰垣而至濯我煩襟若故人遠來灑
灑出衷言相喻也已復有陰雲籠樹上方英英而白忽
蒼然改色若深潭倒映在空也樹間有雜鳥可百翼乘
風上下時往時來覲睨其音不知其為彼為此也予樂
焉則更命童子治具招邀吾一二弟兄坐竹牀為河朔
之飲酒後耳熱有賦歸來有歌棠棣有譽嘉樹者或擬

我義皇上人而吾獨感時事為泣然泣下蓋吾同里巷諸公當年起大廈連雲治高臺廣榭以鳴得意者何可勝數也今皆不知其踵跡之所在而吾託蔭於鄰人之尺壤以遂其苟安乃輒便得之而寬然有餘樂豈有常處哉今而後苟可適吾意不必皆已有為快矣

悟迷橋記

沈鯉

余亦玉堂西直杏花館前面地稍下過陰雨則行者蹇裳頗為不便於是始運甃為橋以通往來且借為遊觀

之適橋三孔上可布二席環四周飾以欄楯後徑直可
尋惟由前出入者道迂曲不易辨故往來於此者多迷
焉必徘徊審視之良久而後悟而余乃題其前坊曰悟
迷云夫迷一也其有不同者則自外及內迷於入而由
內達外迷於出也予數年來奔走世路問津問渡冗無
虛日迷蓋久矣今幸得歸而由是橋也以入吾室誠利
於悟既歸而卧頗遂苟安回憶曩時問津問渡日寄命
長年三老之手而不敢自必其身吾直欲裹足於斯不

復循是橋出也則猶利於迷迷悟各有互也可執一論哉昔之論迷者有言家有言國其内外出入不同也獨迷於國者貿貿矣彼其遇九達之道紛然多岐可安之乎九畹之坂曲如羊腸可終避乎縱不其然得無有載饑載渴靡室靡家乎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羝羊觸藩勢難退遂思深哉此尼父所為深慨於東西南北之人也夫安可迷而不返也而迷於家者則坐而飽食聚族而語無悲歡離合之感無饑渴寒暑之患其居于于

其行徐徐身日游顓頊盤古與鴻蒙混沌為友也迷何為不可者今而後一寘足此橋宜辨其出入矣不睹諸忘者乎夫迷與忘之迹相似也昔有善忘者朝聞言夕忘夕睹事朝忘久之而親識骨肉無不忘也何不可者乃其子憂之而為求善方已之忘者頓悟舉數十年可憂之事一旦而擾其心胷曾不若昔者之忘之適也則怒而杖其子然不可復得矣吾今之迷得無類之乎苟愛我者慎無以治忘之方治予迷也予今且忘之矣

扶杏館記

沈鯉

余市廛五丈中為亦玉堂三間兩旁隙地則各建小樓一所覆之以茅若兩翼然曰醉竹樓者其一也其西為扶杏館云扶杏者何館前有杏樹二株其一居左畔者兩榦駢起糾纏而上若相為扶也故名而直館之前為悟迷橋時方春和升橋北望花開如錦籠館其中若有若無隱隱一杏花村也昔人有詩云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余每哦此句於扶杏館中意有所慕

則假為酒肆時以款客其諸凡器用及詩歌圖畫之類亦無不摹倣市肆者前後兩楹書聯句各一皆市肆酒帘所書故余皆襲書焉而更取里巷歌謠庸工繪畫襍綴壁間以資捧腹而所儲款客具則當室正中衡長楫一張可左右坐坐以橈橈俱可容數人而楫上所寘則僅柴竹箸一簞瓦器數事長頸大眼壺數把客至而飲進山蔬野飯而已間或招道童侑酒擊漁鼓歌方外曲使人欲翩翩遠舉也詩所咏杏花村者余不知何狀豈

即此景象哉抑又有金勒馬嘶玉樓人醉者蓋他所非
吾館也然可望望去矣余老且病足不及環堵外於吾
童子時所嘗見杏村酒家者欲一至其地不可得今倣
而為之於吾廬得日與親識兄弟酣暢於此情意綢繆
依然扶杏其庶幾償吾夙志乎若更有盜飲窺下而至
大醉者亦增吾杏林景色也館人宜延之客坐恣使盡
興無恡焉時己丑清明日記

四鴈巢記

沈鯉

予成亦玉堂之再月旋即堂東偏隙地小構一室以為
燕寢又閱月告成事方自他所徙居為適有鳩一偶亦
遂來巢予異焉謂卜居之初有此物兆吉乎否與不可
不詳論之也蓋聞詩鵲巢之說曰鳩性拙顧又云居鵲
之成巢何也夫天下無兩而立者也巧則巧拙則拙觀
物於巧拙之際與觀人於清濁之間君子皆不能無疑
也鵲雖巧豈能不拮据而成巢而鳩獨口不瘡手不瘳
一旦乘所有以居蓋鵲反不如者猶可謂拙乎鳩乎鳩

乎豈其拙名而巧實陽外而陰內者乎物如斯吾不欲
自覲也豈兆之佳者乃亟命涓人驅除之而鳩繞其巢
飛鳴惶惶如泣如訴若將止予者予感而益異焉而為
鳩原之則終亦拙者而已矣蓋大廈成而燕雀相慶此
物之巧者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物之知者也比吾
之闐闐為大廈何限鳩不知巢焉而巢於吾室其卵翼可
俯而闐也顧非拙而何予賦性顓蒙不喜涉世世之君
子方將有討予之拙欲覆其巢者既徵諸色矣而鳩顧

適吾以居乎是游於羿之穀中耳知巧者豈如是由斯
以談則鳩非拙名而巧實陽外而陰內無惑也兆亦何
不佳之有乃更命涓人謹護之而鳩巢始定自是予讀
書其聲吾吾鳩呼雨其鳴呱呱如唱如和如戀如慕與
吾有甚相狎者予不但無疑於鳩且轉自疑也向所以
來鳩之巢者何耶世嘗言海翁忘機鷗鳥不飛鳩豈為
是也者而來與抑睹予之貌一鳩也而不能辨與或吾
室極拙且陋也遂以為鳩巢而附居之與抑聲氣有相

感者與皆予所不能知也第嘗聞善為道者巧欲日損
拙欲日益其損其益在所與處矣今以鳩之拙巢於吾
室是鳩益一拙也以吾之室有鳩之巢是吾益一拙也
鳩乎我乎我乎鳩乎其俱有益之象者乎予是以宜鳩
日益甚乃欲賡鵲巢為詩也困而未能少頃假寐夢二
羽士褐衣斑文儀觀整暇揖予而前曰幸托君之宇以
庇予榦又偕君之譽以白予心予既拜君之明賜敢不
卒復以所聞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予雖拙無似然

猶有血氣心知焉君往昔蓋不能無疑也今竊見主君
之杖有刻予形者有貌無心比之木雞其德全矣君倘
亦有意乎令而後彼扶爾行予伴爾居相守一拙永不
畔去其庶君三益乎予與若蓋得君而四矣幸主君盟
之夢語未畢遽然而寤開戶視之闐其無人顧惟見二
鳩之栖吾簷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在昔有巢氏而後
有稱爽鳩等五氏以名其官者疑羽士得姓之始與於
是扁吾室為四鳩巢而賡詩以歌曰鳩來巢其音鏘鏘

予卜居終焉允臧時庚寅穀雨日也

放鶴記

沈鯉

予性極好清尤好觀物其在羽族則形質最清者宜莫如鶴矣予極心愛之顧非家常畜者不易致旁求之僅得一偶以寘吾綠林之軒瀟瀟交映予少有不快則扶杖往觀之飲且食有不甘則對之食飲客詣予予不能款客則指鶴謂曰盍為若羽士留客無不大飲至醉者予于是彌篤焉時徧贊於客曰美哉噉噉乎其衣縞其

裳玄其幹頤而頂朱裛然一竹林隱者也吾與若其相
共死生矣興方濃適見一蜣螂推糞九轉輪而行遂逐
不休予惡其穢也而敗予之興欲斃之不忍姑縱而舍
之而一心惟吾鶴是好一日予遠行未歸童子飼鶴者
不戒其常餉致鶴餒甚及歸入門忽睹其食穢也則駭
而大驚以為吾老且眊也不能審視邪迫視之鶴也予
愴焉神喪茫然如有失向對之食飲者欲咯之不出更
悔其曩昔之徧贊於客者之甚無當也而恥之欲斃之

不可亦縱之而去而向之推九者則化為玄蟬矣方高
棲茂樹之林吸風飲露不需乎人世一粒兩翼飄然如
霧縠微渺也不染乎一塵已復見樹上粘一殼肢體備
具若尸解然者不知其所化圉人告予曰此所謂蟬蛻
即曩時轉丸者之所變化也予默悔其初幸不使就斃
為嘆息無已嗚呼吾向來好鶴謂其質至清也今若此
已惡於轉丸則謂其近穢也而今又若此物安可皮相哉
予表而出之為世之持衡者存鑒戒亦因以自儆也

五愚公同社記

沈鯉

宋四周皆河山迴環而中蟠奧壤數百里川澤之氣鬱而不宣故土風顓固而其人多愚考諸傳記則有若守株待兔拔苗助長刻舟求劍襲石為王者是為古四愚也越數千載及我明萬厯中乃又有今愚公一人其行事與古四愚極相類然以其無不愚故不以一事成名也而第稱今愚公以別於古之四愚者而宋有五愚云古四愚先後生田間終其身不離其鄉土其所與皆其

曹也故雖愚而無害於世今愚公乃誤羈一宦以北遊
帝鄉與四方高明才知之士伍而乃習其謠俗不能依
阿其語言動靜而與之相上下提其耳則弗喻鑿其竅
則不通坦途在前而莫之知由伏弩在後而莫之知避
如是數年卒以愚取敗幾不至兵在其頸也而不知所
稅駕有蹴而為之謀者曰人各有宜居亦各有宜偶子
誠宋人也則亦復而所求而比德者而與之為偶而庶
幾無患而處非其據偶其所不敢望以罹此重困何為

也今愚公聞言類瞿然覺者乃即日徒步歸而視其里之人雖顙蒙如故然靡有類己者必比德而偶則惟古四愚乎而四愚公已遐哉邈矣可奈何於是始益徙宋城之東荒曰蒙昧之谷者受一屢辟草萊而室焉室成而粉其四壁繪古四愚公故事於上而閉關却掃日迴翔徙倚審視之走趨之一有所行事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復時自語言伊啞若有所質對者食且飲必祭而先焉若與之酬酢或從間闕之未有不竊笑者也今愚

公顧自喜益甚而曰此真吾偶乎特不言不笑耳因自稱五愚公之社嗚乎古今人安可相及哉而同社其取笑宜矣雖然竊聞諸先民志苟同道苟合雖越千載旦暮遇之也志不同道不合比隣千里也今愚公之與四愚者雖生不並世乃其鶉居而穀食有貌而無心則固同稠也而渠且圖其形列其事與共處一室而朝夕目在焉安可謂非偶也然而無血氣心知無得失利害與是非毀譽以生其憎愛而兆其瑕釁也則可全交也彼

向與高明才知者詎不亦相得懽甚乃其臨得失利害
與是非毀譽之小小拂意也能使不畔我去乎不被我
以兵乎比是以度則友知不若友愚也友貴不若友賤
也友今人不若古人與稽也貌而言貌而笑不若其不
言不笑也今愚公置偶若此者豈有所懲哉即以稱同
社何不可蓋自五愚公既結社之後有復要今愚公為
帝鄉遊者今愚公輒搔首閉目誓裹足不出其里社以
輕負吾偶而予惜其始而誤終而得不遠之復也而嘉

之為作五愚公社記以告夫宋人取友者而諱其名氏
不書時屠維困敦攝提玄冥之月也

愧軒記

顧憲成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為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
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枝三百箇
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
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憂臣之
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

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以俟之何則以憂近嫌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為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個儻負竒有經世心其暱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並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

礪列于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夙垢用自
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
天性顧坐戇直數賈罪俾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
黯慘懇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
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無似自
度去二子遠甚敢謬附於憂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譴
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州之者
老子弟顧以為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毫

髮報塞間嘗與諸士有所揚搢大都不離於訓詁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猶然故我徵發困衡總歸鹵莽又靡毫髮表樹怠其職而勤其享據其名而隳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謫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顏之曰愧軒而為之記

水居記

高攀龍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贏一以為廣其外池
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
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即洲作居以水為垣豁然四達主
人偃息其中以水為娛泊然自得或憑軒而眺或隱几
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魂魄之所安無
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
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於一水之間而忘
乎其為我也居又久之於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

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翩上下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為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饑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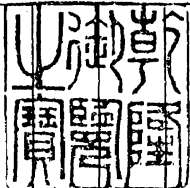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樓可方丈牕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

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迺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

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
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
止於歲時什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
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為山
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
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吾將繇茲忘乎可忘乎不可
則可棲者贅矣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

三十八至
四十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主事銜

臣

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

臣范

鏊

謄錄舉人

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記十二

居室

事賢堂記

丁自申

郡治有賓館之設古未之有也其以義起而為之與予
以所見論之為夫牧郡者之與鄉先生學士相揖讓也
有所隆其道必有所以養其尊而鄉先生學士之為彼

齒讓也將以謂牧吾郡也是嘗出政令蒞人民闔郡而
父母之矣彼為所蒞者非為其父兄子弟則為其親戚
故舊泥於父兄子弟親戚故舊治使之義而過為名刺
以相題也則未及門而免車將歷階而左上于道誠隆
於體誠降於節文誠拘蒞而未安主賓習以為固然而
恬莫之怪何哉且非獨此也其簞朴之具雖弛而据杖
者尚躋立焉其簿書之務雖閣而刻木者尚伺顏焉請
間而入傳茶而出足未上堂而謹呼又擁然至矣然則

將何以嚴其敬事之分而湛其咨詢之衷也蓋觀之孔
門從政以子賤鳴琴而治單父猶所與事者幾人而子
游為武城得澹臺氏則嘗以公事至其室者雖今昔之
體勢文貌固自差別然先民尚德之風猶可曠代想見
度為子賤之所事者非北面而承教焉必無有以安其
身若乃行不由徑之士而溷於吏胥側足之塗則有
望望然去亦難責以武城之得人矣以今所為築館而
事之也將使賢者養其尊焉賢賢者致其隆焉事固有

比禮而度義夫雖非古之遺亦猶行古之道也予拙無
他長獨喜嗜賢自蚤遊術黨以至獲交海內負其賢而
不屑與吾衆矣未有賢而不樂親者既領郡而得古人
則又產多賢之地乃其鄉之先生學士彬彬然翼翼然
時不鄙予而傳介通命則應門者肅入於東之廳事焉
庭第治無雜植有栢森然其中左右芭蕉可數行立如
張蓋動如懸旌如拱如導余倒屣而迎則恍乎若釋獄
中之囂而遊於蓋公之舍耳飽仁義之言心飫道德之

範默以裨政學而往不逮因思宓子之所事與言子之
所得當亦有若人乎遂更扁其堂曰事賢蓋竊取孔門
居是邦之訓以庶幾夫古之從政者而記以俟朝夕省
觀焉記成於易扁之明年而館則仍寅賓之舊云

希鄴堂記 丁自申

予少也弱而放父師課以小學孝經及四書大義不甚
解也家兄故業易則取易授一遍茫然了不曉所謂然
好觀雜書無由得也時於笥中竊贏錢從故宦家易亂

書數種其可意義通者夜篝燈密觀睡以束書代枕人
莫能窺之一日家大人搜笥求錢不得從床頭得無名
書非日所授者詰予狀跪而鞭之余以購書受鞭寃不
止母安人恚而勸曰是兒吾豈意其若斯哉往吾之劬
兒也以膝下移置地中然呱呱泣也試取故紙敗帙玩
於前若朗然能為誦聲者移時而忘其啼吾以兒當若
何竟為故紙敗帙之癖也家大人怒霽解曰吾始謂妨
故業耳雖然兒所易者書也即以錢費不愈於他費乎

盍姑任之是後予以就傳辭出外雖冗書推案家大人亦莫知誰之所授矣既行年十七八猶童心也忽經書本旨而耽玩好若左傳國語史漢三書若戰國策韓非六子與夫遜志空同等集皆手抄彙輯以資誦識坐此經義艱澁屢困有司稍返本黜華三十而始竊一第追憶少年馳騫之勞亦悔日力之虛擲矣然自顧涉獵梗槩誠不自度以為千金敝帚也遊宦金陵無紛華冗沓之煩得以盡發南雍書庫取紙輕價廉者必具本焉而

吳中客以貨書至間投所好俸寡不能售然不忍拒也
捐緋繒以償所直客笑而受之其同志有聞予好者亦
稍稍益予以所無焉蓋積數車而歸以重累一介之行
李會故園燬於寇家大人他無所保也驅數僕浮海負入
城中母佯為戲曰兒何貧兒有富書出半屋特貧無棲
書處耳予乃籍篋數并筦鑰以寄於姻有力者之家既
久而頗為蟲所侵薄遊歸暇理篋整蠹自悼其初之不
審且懼其終之就敝也因思謝顯道讀史多識程子尚

有玩物喪志之譏余徒取以充卷也自蚤歲涉獵之外
不能有加玩物不已甚乎然母安人從幼以此玩之使
余因以墮是癖嘗一受鞭猶莫懲也矧是家大人出諸
厄中固以護予之所用心者予何敢忘焉遂僦屋而選
堂以藏仍其初之題曰希鄴蓋鄴之家藏三萬軸雖未
敢幾而繁之能開父卷則有待焉為吾之兒曹者無貿
易之費無負重之累得以醒心寓目而慰其不貧但不
至如汝父之馳騫可矣不然俟後之子孫有如予之癖

者留取故紙敝帙以止啼聲猶賢於敗子之噬書而犯其一蠹也已記此以示長兒造并遷近遵

甕竇記

周鼎

乙亥夏六月閏寓戶部劉靜勉員外郎第里中人為校官於綦江者郡人送之予為作序借水為喻卒章用井九二之繇曰予甕敝漏者也亦偶見及之翌日乃雨積旬壞東西家牆聲相聞砰礧怒呼家人婦子環擁毳荷箔立而食屋漏下衣垢不履如行塗淖中可鄙所寓旁小

屋壞相露及無爾我然拾斷墜甃塞之兩童疲不克事
予方飡恚而起張蓋督事靜勉子繼能方錄書輒來觀
曰先生止即捲袂扱裳代兩童事下欲作水竇無材予
顧簷下棄巨甃腹既裂厥口完好可材衆笑謂不可予
竟可之置如卧床狀水汨汨圓出他竇外視之隘厥中
擴然以容其納也若谷其隘也若泉隣媼稚遞相告語
曰劉地官家甃竇成不勞費又固不滯宜習為也愈於
吾甃為矣或諾之或耻陋之或患其腹不實膚脆為垣

屋累媼曰汝石竇垣且壓將孰累乎俄微卒督人潔街衢散歸不言噫甕敝矣瓦礫等耳孰望其為作竇材也厥亦幸哉竇在垣屋中位至卑事至輕量至褊甕而屑為之材厥亦匪幸也哉甕之用於酒漿醑醢醢井汲其常也人不以為幸言之乃今竇而幸之亦悖矣哉惟其不幸而敝而且材於竇則幸也雖然完而用者甕之常敝而棄者亦甕之常棄而用其餘者未必非其常也士大夫能不以用為幸棄為不幸斯過人遠矣

訪玄棲山房記

張維樞

余閱趙子昂所記山水清遠圖謂天目之水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車蓋道場毘峴諸山奔騰相屬列峯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湖中巨石磊落類浮玉此其最清遠處耶余至杭見峯巒起伏蒼翠欲滴微風吹波玉紋可愛近石頂豎一小浮屠象玉印意必有願真握玄之士枕平輦而構道室娛神其間舟子指山間數楹為是符道人玄栖山房也問道人為誰即大復先生

也余舞象時誦先生制義知其用志專及通籍薄遊中外觀所結撰知其儲才溥而經濟宏近與沈叔敷唐美承談易得先生之修數吸靈益悉是役也不喜拜吳興符喜獲拜先生山房庶幾聆衆妙之緒耶遂移舟往謁覩先生骨竒神清角巾布袍蕭然也入門數株扶疎隨風動籟簌簌如也陟木橋十許步輒見湖水內注數十頭蓮荷離披水上也從橋橫進十許步結茅屋三間虛室生白友生所從叅玄問竒也再進十許步列東西二

樓其一祀猶龍老子其一則先生修教吸靈處也旁或
構小亭或翼數椽幽然野意真可與風行而可與水浮
也余時徙倚數刻已有仰白雲汰塵土之想是後每春
朝秋夕風輕雨餘便棹輕舸徑達同先生躡屐縱目樓
中覺風奔泉響雲罩舟飛遊翔相忘鏜嗒互應而印玉
對立中央余笑謂山川贈此一片玉為先生道符五湖
長不足挂也先生為頤解已訪所謂靜有二功其靜功
要在閉三于希夷昏默之間函一於安靜虛無之際守

之浮游旋曲之中同之閤闢寤寐之候坤德之章已含
天地之復隨見與三寶篇合而有功則在調停文武之
火令精氣神盡歸土府水土交結情性還元無生有有
入無為大周天間先生嘗對余言道人之學全發於叅
同契箋矣道人用功八年而學二十七年而辟穀五年
而不寒暑九年而斷房而應節十年而候晦十二年而
行符而今乃箋是契余私歎先生巖栖川觀若許年始
證函三為一與道合真其苦樂相循如此余輩欲以塵

劫息餘片念回光拘拘於糟粕筏筌間而尋逆法去玄
不益遠耶且世亦安能盡如先生昔茗諸高士若陸鴻
漸張玄真俱以一茗一釣混光塵於緇素烟波之徒韻
致誠超矣然識者微窺其有體而無用未有若先生內
行淳內觀朗內心虛虛極而靜篤致遠而匡危於收翕
寂寞中卓然具經世出世之局者列之李長源陳希夷
二公可謂具體而微蓋余於契箋得其體於管輅得其
用於玄棲山房得其平生而世徒以先生因病習生托

意問玄等之於一茗一釣之侶亦淺之乎知先生矣王
右丞曰非子天機清妙安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趙子
昂曰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不以為知言是玄栖也
請與清妙會心者相證可也遂援筆而記之

致遠樓記

張維樞

丁未之秋余與喻中卿呂爾搏唐美承六七弟兄談易
蕭寺已沈叔敷後至間發一二證鮮多濂洛微言余為
洒然心開及余于役入里叔敷有行省吾閩之命忽慨

及時事移疾謝璽書同美承丈後先歸卧雲中余益心
壯之庚戌春余再抵京南息研即推吳興長余甚難吳
興間念茲行得證道問業於朱大復翁與叔敷美承二
丈稍自寬遂以孟夏拜郡符數日後刺輕舸訪大復翁
玄栖山房而二丈所居地離郡城二舍而遙自初謁會
後非峴山春秋二社與訪道玄栖及議均役諸公事外
不輕得見也余復值鄭直指久駐茗監司往來刺促酬
應而時有喧啾撓拂之遭迫劫意外不得與二丈頻相

請益間因艤舟之便一再到烏鎮惻承美丈於禪終以
讀禮未竟談不得劇至壬子秋季獄訟頗簡場牆告登
余亦將拮据覲計矣偶與同事諸君有攜李之行歸後
乃獲移舟訪叔敦丈恨式廬造膝晚因縱步逍遙觀郊
野之空曠田疇之縱橫桑榆之露立堂廡亭榭之清幽
不覺對諸君喟歎也謂吾黨埋首案牘氣煩志滯倘然
夷猶於閒曠寂寞之鄉何至塵垢塞膺若是昔人所稱
謀野而獲遊山睹墅而勝有遠神者固應爾因離旁舍

二百餘武同登所謂致遠樓見山之奔者躡者鬪者踴者連岫蜿蜒而磅礴致攬者交映四旁而太湖三萬六千頃之勝亦若澄涵掩靄媚雲氣而帶烟霏於几席外余益爽然而起粲然而笑躍然而悟斯樓之所名致遠也夫動靜近遠之境何常之有苟外有所借而中有所縛僂伏於閭竇之門而眉揚趾高於奢豪賈客之侶試與之徘徊一丘一壑彼固等如嚼蠟之無味而惟恐躡去之不速也何遠之能致若心曠而神行山立而水止

脫塵中而據物上又何動靜之不偕適遠近之不齊對
寂寞百尺樓之不足居高明騁眺望作五嶽五湖觀也君
家兩世七仕同產三秀尊公仲若並著卿才即八龍五常
不啻君方且澹乎其若虛泊乎其一無所嗜閒閒乎十
畝之間而瀟瀟乎山水鳥魚之趣動耶靜耶遠耶近耶
此與南陽之崗上一鋤抱膝長嘯者何異且余嘗思之
寧不極則忙不理靜不篤則動不安君蓋旨於易而有
味于潛龍之義矣當龍之深潛淵蟄寂然無跡及至乘

雲氣凌薄景光膏潤乎千郊萬彙而於潛之體仍纖毫
不動也君誠微察幾先見田躍澗是將不久寧直以十
畝百尺樓吞吐雲烟而已名致遠所以志也叔敷退然
曰不佞且願為荷蕢丈人修農田舍間時登樓息足矣
何知遠幸公與諸大夫之臨寵也請書為致遠樓記

廣養魚池記

張維樞

余閱志中平涼趙景伯有養魚池記大約以尺池當巨
浸謂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其說似辨方予直

圜土日律中太簇為凍將解獺祭魚之候時則一鰲既涸寸鱗亦無容或戲余曰當此無魚能為廣養魚池記乎余曰何為不可夫窮大觀者未始知觀者也善養魚者未始知魚者也今夫溟海之鯤遊天池而擊千里尚莫知其修而東海波臣止求活於斗升之潤魚之鱗若鮒者下上尺池自以為從容至海大魚之奮鬣也震蕩海水山立白波其聲侔鬼神反見腊於任公子之巨餌始知命固有所制時固有所適見制雖吞舟苦於螻螳得

適雖鰯鮒等於巨鯤夫養魚者將制之耶抑適之將以
已養養魚抑以魚養魚耶果云以魚養魚是必縱之於
大壑適之以重淵使大小之性齊安而魚水之情相得
奚局局焉尺池寸鱗之觀為噫余又非侈巨浸而儉尺
池也苟觀而未始知觀養魚而未始知魚會其淵然悠
然於心目隱現間則魚忘水我忘魚何必不養魚何必
養魚有尺池寸鱗固樂無此亦樂何則是淵然悠然者
固不在外也余故謂懸魚不如僑大夫之畜魚畜魚不如

漆園生濠上之樂魚懸魚有意畜魚有待惟此濠上無
意無待夫知之濠上者未始知魚者也客復進曰辯矣
斯言第僕見諸纍纍者之為遊釜為拈魚肆曾未敢一
日望圉圉此中固不乏校人乎魚不畏網而畏鵜鷀願
君以養魚之說風之

海內名山園記 李維楨

廷尉陳玉叔少有向禽之好自署五嶽山人其足跡所
至有三猶未慊於志而晚以廷尉免歸也使石工為山

玉沙故城上以象五嶽沔故水鄉潏沔無涯玉沙矯若
游龍因其勢而附益之南嶽則有天柱兜率回鴈紫蓋
青岑彌勒喜陽岫嶠金簡碧岫石廩潛聖雲隱翠鷺赤
帝集賢聽琴春草諸峯北岳則有飛石大茂望仙元天
龍角虎風紫芝靈山琴棋通元凌雲諸峯東岳則有日
觀越觀秦觀丈人乾封登封靜望諸峯中岳則有錦屏
太室五乳浮丘少室黃蓋諸峯有洗耳巖有文魚池西
岳則有高靜太華明星雙鳳朝來松檜玉女大羅少華

玉秀毛女玉井玉柱白雲落鴈天然神秀諸峯而白羊
城蒼龍嶺咸具焉石往往出平泉履道艮岳蘓子瞻米
元章家物及唐宋以來名賢所賞鑒題識與近代太湖錦
川之奇絕貴重者環五岳而錯峙樓曰皇經曰天尺曰
望筠曰仙掌山房曰大酉堂曰御風問月曰講經曰世
美曰世德曰世思曰世忠曰讀書曰晚香閣曰朱陵曰
鈞元曰藏經曰中天曰水閣亭曰脩然曰狎鷗曰翠雨曰
日觀曰觀蓮曰觀魚園曰文藥草堂曰獨耕曰玉沙菴曰

綠天曰無垢中有殿曰大雄精舍曰如如洞曰盧巖曰
希夷曰宛委橋曰彩虹曰平政名洞天者一曰華妙為
祠若廟以祀伏波碧霞元君若水神若向子平禽子夏
者各一天尺樓以藏儒書與玉叔所自論著無垢菴以
藏佛書泰山廟以藏道書而先世之冢域玉叔之壽藏
俱在其中其東西表以兩綽楔其延袤若干里其取義
取象或以五岳或自為名而總名之曰海內名山園園
成屬其友李生少白使不佞為之記蓋騶衍稱中國於

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
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而道經因言海外五岳為廣乘為長離為麗農為廣野
為崑崙駟衍薄中國之五岳而求之裨海之外玉叔自
侈其園之五岳而舉以盡海內之大觀兩者皆寓言也
莊周稱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為小列禦寇為江浦之焦
螟羣飛集於蚊睫黃帝與容成子視若嵩山之阿維摩
詰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獅子座至以一芥

子納須彌玉叔之以海內名山名其園亦二氏寓言之
指也雖然非二氏之言也吾儒固有之易之為書其稱
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園石之於五岳類有異乎子思言地撮土山拳石而
其廣大不測極於振河海載華岳興寶藏殖貨財故君
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除日無歲
除小無大名園石以五岳無大無小之指也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

小天下大其心體天下之物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何
有於五岳夫以形用者物而不化以神用者無方無體
風之蓬蓬然起北海而入南海也指者勝之鱗者亦勝
之然而折大木蜚大屋能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何以故
神也孔子見老子退而歎曰其猶龍乎龍神物也能大
能小以小大非小以大小則大玉叔能園石五嶽者乃
其能五嶽園石者乎雖然吾竊有虞於玉叔大林丘山
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

靜而欲牽之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適王叔仕宦
垂三十年其於紛華靡麗將無有所厭薄而後逃之乎
閒曠之野若夫見舊國舊都者雖山林草木之緝十九
猶然樂耶地非不廣大也人所用容足耳側足而掘之
至於黃泉尚有用于乎以為無用而廢之便容足於無餘
地幾何不躋無用之為用大矣社之櫟以無用故大使
其有用且得有此大耶然而為社直寄跡也治園石而
為之五岳其有用乎其無用于意者其神足以勝之而

聊以是寄迹者耶大瓠浮之江湖不憂其無容大樹樹之廣莫不憂其無用不然者玉叔將安用之余又聞之藏山于澤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成住壞空四種相刼其誰免此不佞無能為高論第願玉叔以其身所不得久有者付之園以園所不得久有者付之名山以名山所不得久有者付之海內以海內所不得久有者付之造化斯善用大者也李生曰此又二氏之言也不佞曰不然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日中則昃月

盈則食聖人設象以詔天下後世或水在火上或澤中
有火或木上有水或澤上於天或天在山中劫灰滄桑
寧足怪乎佛以色空老以無名故能以小為大以大為
小本易之說而曲暢旁通之者也二氏之寓言吾道之
實際也吾儒之道大矣無所不有奚啻二氏即二氏無
不可為用小二氏者小吾道者也李生曰善請歸以語
玉叔而勤之他山之石

玩畫齋記姚翼

余少從先高郵公流寓石門治小齋於所居之殿北臨
細流流之北竹樹珊然在望雖非家之所有而可供清
興余藏書千卷朝夕偃仰其中非疾不入內寢非傳經
於人未嘗出遊外境余所學問雖稍稍傍及百家然私
心所耽好而癖焉者乃獨在義文之畫因以玩畫名其
齋有越人陳海樵鶴者與余善善大書頗怪偉遂索題
三字扁於齋壁於是玩畫齋之稱頗傳於遠近同志後
十餘年倭夷起海島間督撫大臣提兵鵬剿石門當東

西孔道介冑之士荷戈往來者如織居民多騷動余亦卜築蘆溪里中故址冀護先人丘墓未幾土寇往往乘間竊發不二年罹禍者再乃復携百口入郡郭余家郭中故無廬舍又苦貧不能創置東西僦居及今六七年輒三徙然余跡雖屢遷而所耽好則無改於其素家之故業故器雖以兵燹不能一一盡存而昔所藏之千卷則幸稍稍倍益藏書之室雖先後爽塏愀隘不同而自以所好之如故也其稱名不易蓋所謂玩畫齋者自石

門以及蘆溪之里及郡郭之所僦居凡歷五處矣客有難余者曰子之齋以藏書而讀之也吾嘗共子鉤簾而檢閱之齋之中類而積者不下十餘篋其間六經之文箋疏傳注之說諸子之述作歷代左右史之紀錄以至天文地理歷律權謀兵畧字學藝譜之傳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浮屠老氏之旨虞初稗官之遺與夫論美刺非感微托遠山鑱家刻浮侈詭異之辭章無不收攬非直畫也而間嘗叩子之衷雖於天地剖判以來結繩之代

微言隱語或未能種種博極而上下古今娓娓談說庶幾皆得其大都蓋亦非止畫之玩而已也乃必欲以是名齋雖造物者屢奪之而不變何居余應之曰子謂余所藏之載籍有出於畫而余之所學有出於玩畫乎哉非直余也雖藏書之富有如金匱石室讀書之博有如古之耆儒碩彥余亦謂其無能出此而益之纖毫矣蓋天下之書冒於六籍自今究而觀之易固無容論矣乃若乾坤之畫垂裳之治出焉是畫中有書也家人之畫

關雎之義備焉是畫中有詩也履之畫可以定上下之志焉是畫中有禮也豫之畫可以徵崇德之象焉是畫中有樂也夫子之論畫有曰辨是與非非其中又備畫之中不具春秋之褒貶乎其他九流雜說其中者皆六籍之支流餘裔固已曲盡於五百七十六畫之中而其所背而馳者則為外道邪魔不謂之書可也而況即畫之凶且吝者反而觀之皆可傍証而互發乎故余嘗謂有志於學古者玩文王之畫則周孔之繫猶為贅辭

玩庖犧之畫則文王之卦猶為贅象等而上之畫前有
易固已盡天地古今之變而以玩畫為學因以名齋猶
懼其病於枝矣何子之難我顧不於此而於彼哉今行
且有四方之役繼此而所居之齋尚不知其幾也或天
誘其衷而獲遂竊窺夫畫前之學固余之深幸矣儻猶
滯於象也余何敢不從吾所好而舍已以徇人哉因書
為記將隨寓而縣之齋畔云

吐握軒記姚翼

史記家稱周公好士至一食而三吐一沐而三握昌黎
韓退之謂公有聖人之德天下士皆在其下風而獨好
之如此其急假令德非聖人則食與沐且將不暇後世
學士書生祖其說以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臨天下天
下宴然如武王時其功悉由於此余竊以昌黎之說為
未然公輔理成化之功所以兼三王而冠後世者蓋本
其有聖人之德而吐握於食沐殆其餘也子輿氏不云
乎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進而一國天下皆然

自古及今相天下者亦多矣豈皆傲然於萬民之上絕人以自用故公獨以好士稱哉士之所親就而歸之者各於其黨如雲龍風虎然不可假合惟公身為天下之善士是以相應相求莫非思皇譽髦之賢各獻其學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而公好士之聲為益顯乃若晚周列國平原則毛遂孟嘗則鷄鳴狗盜之客春申則珠履三千信陵則夷門侯生及毛公薛公者流自漢而下又若季布之於長君張廷尉之於結襪者王生蓋莫不得

士以為用而計此數君之於士也亦類能剖心析肝以相信慕其接引延納之勤載之傳記者可取而覆也豈盡出吐握下哉顧德非周公則應之者皆俠客檢人雖表表儔輩亦不過慷慨於一死曾不足以成仁取義此周公之吐握所以獨稱於萬世耳向令退之云周公惟有聖人之德故能得士以成功苟非聖人則雖不暇食沐猶為無補如此庶幾古今定論而其說之長當與道之行者並美矣惜其以一代儒宗而猶未達乎此此知

言之所以為難也。今海內外百司俱有賓館以交接士大夫。茲邑獨缺。余視事既踰年，始相隙地，得一區於儀門外之右，偏喜其合古賓階之義也。遂取贖金之餘，易材鳩工，建五楹南向，中三楹為禮賓之所，東西各一楹，聽賓之燕息。外建門一楹，東向，因扁其門曰延賓館。中三楹曰吐握軒，愧德之不競，恐不足以致一方之賢者。而士止於百里之外，則雖好士如周公，而一邑之小猶不足以效子賤鳴琴之治也。乃伐石為文以記之，兼以

自警言云軒之後始於萬歷甲戌之六月其成在八月勒
文於石在乙亥之正月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九

餘姚黃宗義編

記十三

居室

半舫齋記

邢侗

余家東土率皆平原廣衍無衣裳濠濮之觀而自余宦遊吳楚數數涉江湖樓舫彩鷁響金奏而撾迴颿度幾乎平生大觀矣越自得謝家食為園東城之隅大則為

輦丘亭古臺高揭鉅麗甲一方而亦有茅茨短築委檻
曲廊依稀吳越間菟裘中敞一齋仰施藻井俯則裁文
杏為枰左嵌綺疏者六才與斐几齊綠沉為飾宛若楹
憲右則徒壁立東西通弄對啓雙扉直北為中扃南向
穴壁甕如也主人有味乎歐陽畫舫之旨而額之似舫
之半曰半舫齋云縱僅為尺者八橫殺八之一可吟可
揮可酒可碁可與羲皇遊可與頭陀居傍晚眺遠想居然
三老長年之在御而烏軋歟乃之聲互相喧答也已乃推

憲延眺萬柳迴環若度秦郵之浦隋氏之隄俄而皓魄
初升烟雲合帀隱隱百雉三數樓櫓爭出較竒則又若
放溜懸水棲帆彭城黃樓亘其前而坡翁月中游也若
夫隔林洞簫深巷寒犬家童晚炊隣媪相杵又何減水
籬吠豹遠天長笛前村漁火野泊夜舂者哉余風濤中
人也比雖漸遠舟楫曷敢一日而易波臣兒曹第誦斯
言尚亦無忘陸海吾鄉信美其永永勿見嘲於河伯也

投轄館記

邢侗

榆塞杜日章氏三千里走訾黃之足以投轄館屬記於
余余為濡筆記之曰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千載而下遂
歸遵大度好客爭艷為口實日章生長榆塞日所坐卧
便習非犀渠之甲則勃盧之矛非訇雷之鼓則藺石之
具身手撒旋若驚鳥捷猿卞武擊技伙飛射聲之與伍
而牛酒推醜之為政爾胡取於投轄而顏之楣日章大
度好客類陳遵襲其人大將軍之業畧一染指壇坫

間即謝冠軍安家食所讀盡七畧四部之書所湛漬咸
黃虞秦漢六季李唐之故筆花墨瀋揮霍鉤摭長篇短
韻若大黃之弩一發破的又若八蠶在簇網絡纏綿良
工獨苦而後絲縷扶如也縹緗黃素在左藩旌旌葆在
右長勒短鞮在前烏標蠻畫在後客而折簡客而不速
客而四遠客而比隣客而冠蓋客而布衣客而絮絮門
子客而桓桓將林無不羹素羹之味沾渾丘之漿抑又
庶羞千族方圓屢進麇融格五激矢博駢戲車立騎弄

珣鬪虎方丈之地蔚為勝觀已而合樂大作呿陀婆門
礧礧嗑嗑突厥阿鵲二鹽並陳聽雨聽風透空碎遠涼
州大徹颯然四筵已而修篴餘簫合蟬滴溜瑣窻見女
掩抑羞澁已而陽義就頽銀缸嗣暉扃馬蒲桃移尊改
席瑟徽紋軫始奏雅琴客主洽於丙夜連壽暢於百齡
即有刺史大窮尚書期對孰為假之後閣者循井之湄
車皆脫轄日章於客技亦單矣客過吾廬輒言日章不
第聰明才藻士其於敦朴檢押精嫺治辦蓋天性然視

遵放縱不拘廢曹甘適者不可同年語則日章於遵投
轄事取節焉可耳若日章者第飾紈素輕紫稱過賓客
以為娛而遂忘尊大將軍建威策勲之業令揚玉輩非
落他人手日章宜何如者及乎三城未築韓公耻之日
章亦耻之矣駱駝一鎮如磬地寧不足日章父子起家
所而沾沾乾餼以愆之為託其何以得名朔方義烈忼
慨為雕幘駕而飛鞚驟其勿徒以稱過賓客也而以厲
兵秣馬為封侯畫像圖則投轄之館余且用武都九泥

為日章封之矣日章日章其領之否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崧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

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觀夫枝葉之蓊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

樞樓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於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
跡猶在門限卷殊未燥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
末如何若宏及覆於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
伯修殆將歸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
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
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於

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

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為峽或洄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治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

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為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
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庭卧
潯陽醉青山孤蹤掩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
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
生有道之士也處蹢而神清休然穆然夢若有持清都
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為汝子覺而生季宣因

以名生有奇質就傳之齡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能
為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賢書名在河岳公車
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
季宣奉命筮任授山以東濟陽長三年大著良聲雅歌
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慨然出神武門歸而乃
牢騷夷猶乎江皋夷堂發愛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
居清可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季
宣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

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宣即色消而神懊以是季宣日
與天下遊士通從相與浮拍跳踉淋漓頓挫以極其致
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為褰裳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
莫不眙睥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
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
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
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愛陳隋風流
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

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李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為青蓮閣記

剪四宜堂竹樹記

俞琬綸

舊堂前多竹樹鄣蔽湖山伐去過半守者懼罪乞予聞於主人芬月達夏携所同志幽尋僻訪清壑詠地廼得

此堂堂在鄧尉余十年先餌芝于是山光依依如戀夙
契席連臯比夢沉經笥禁目幃外焚膏繼晷余則不能遠
睨高睇苦光難來崐景易至埋首而度既將曷悔日與
淨持快遊美睡講修生理問震旦事此堂之內竹木為
崇碧虛鏡湖蒙以翳翳絳霄緬嵐驅遠側避余誅以文
設漿以祭芟其叢莽利乃斧鑕時則齡然而生朗氣紫
磨素雲雜米貢異曙影張屏飛湍浥翠近堂諸山漁洋
為最在堂左偏為聖庵堂左篋笏姑且勿刈以籠漁洋

使望破碎守此堂者瞋目而視曰吾主人屬吾掌寄一
葉一枝皆有數計君悉翦除我將獲戾余曰勿恐爾且
寬慰所伐無多所得億倍頃三萬二峯七十二齋入此
堂皆吾所賜僕曰雖然非主人意請君數言榜此堂
內主人見之白我之罪予應曰可乃為是記

海亭記

觀察大夫吳公之先故雲間上洋人徙長安上洋去郡
九十里東瀕海郡中諸水由青龍江南折入浦而東流

注海公之先家焉公雖居長安心思故鄉不忘京兆舉
明經對策擢第顯名意終不自得上書曰臣聞人之有
宗猶水有源木有本也臣蒙陛下收錄臣幸顯榮矣顧
自念臣先人墳墓宗族在上洋未嘗得以春秋掃除會
父兄長老臣甚自愧惟陛下幸察書奏天子嘉其意賜
告歸會同郡林子范子亦以洗沐至公謂二大夫曰僕家
長安中未嘗見海今幸得賜告至此夫玄虛所賦誠侈
靡過其實迺諸子百家所載莊生列禦寇歸虛尾閭之

論海信廣大奇怪私心慕之甚願觀焉二大夫曰善相
從至海上海上多亭障置酒亭上凭高延望數十里天
末深碧與天同色而差異湫澗不定問津吏津吏曰海
也公顧二大夫曰彼其蒼蒼者何曰張華所謂滄海許
氏謂黑而晦者是也頃之有聲如風如沸湯曰潮候也
有呼而奔者曰漁子避潮也未幾水平岸蕩潏千里極
目不可斷乍進乍退有物出入彷彿難迫視曰海獸也
潮至故戲潮夫陸之所有海亦盡有之少南有山若沉

若浮潮汐無異曰浮山也浮山南有山多林木曰金山也二山旁則泰山柘山或立海中或半入海項之諸山漸隱不見曰海霧也占有大風風果作濤益怒上沃天日倏忽萬變不可狀公與二大夫恍然相視而歎因論天地之大陰陽之盈虛消息蓬萊方壺之屬誕謾無有秦皇漢武皆英主恨迷不悟與夫鄒衍所稱之謬是日三大夫亭上辯難意最歡日是乃罷其後公補尚書郎郎中數年以功次遷觀察大夫將厯下軍屯安德以備

邊惠是時公開府尊重猶時時思海上樂欲一往終不
可得故自號海亭明其志時周子奉使清源周子與公
同郡厚善告以故周子曰公既已貴乃幸思故國也甚
厚昔歐陽子徙潁川蘓子徙陽羨二公所謂有道仁人
也猶然輕去其士卒蒙誚讓公徙長安久不忘其世公
所謂長者耶過二公遠矣然四海方一家北盡遼海南
至珠崖皆內屬為臣揚帆一月可至公今握重兵屯要
害御史察廉舉奏公治狀可任天子方大用公出以重

臣經營四方所至即家何必滬瀆吳淞乎公謝曰先生教甚善願先生志之使四方觀先生所稱猶至海上也

薔薇壁記

孫慎行

薔薇無處不有乃於吾園爛開若錦屏玩之真所謂敝帚千金者也然非花之謂也自海內高賢士所名松筠其幹蘭茝其心一旦捶辱囹圄中雖光采冲天而形質沉埋九地者何可勝痛吾竟荷聖天子赦詔以免吾得與園日相守不至流離窮邊又所謂直木多伐而支離得全者也不

亦榮哉雖然亦非吾與花之謂也丙寅春吾嘗植兩玉蘭于庭方春盛開迨六七月又開吾以病卧數月不至園僕持歸盱之覺了無况味爾時威政日亟而禍亂足憂也今聖天子撫御一年來蠹賊以翦瑾瑜以章吾即老病不復冠帶而忽逢聖天子特知排忸議慨還官誥得以從容徘徊屏下然則花之足喜悅豈直在吾昔也縱竒花異產徒增萋楚之悲今也即蔓花凡花足歌黍苗之蔭夫聖天子隆興景運嘉惠宇內宏恩不可以無記因為薔薇壁記崇禎元年七月也

又憶丙寅夏有蓮一株高四尺五寸穿葉心而出如佛
襴蓋早晚舒放開幾十餘日素知花者嘆未有然吾不
此之記而記薔薇蓮偶一見而薔薇歲歲見其歌明盛
於無窮者將在是

東溪草堂記

蔣鏞

余既築東溪蘭若復廬其左方丈地曰東溪草堂環草
堂為茂林長溪為竹韻為松濤為九疑黛色余間休沐
焉則皤皤黃髮杖而從余為三章約法毋工綿叢母用

俗樂母成生命則皆願如約已復矍然自念凡予所與諸公約皆以雅道相成顧予則俗吏也吏以俗自程功令亦以俗程吏一切刀筆筐篋錢穀委輸司空城旦惟吏職之間一入法酒則委蛇罄折一獻百拜稍稍商及幽人韻事輒詫為踰檢閑蕩官守譙訶四起甚而操吏議隨之故吏道之俗不寧吏趨之課吏者又為之繩約令迫而就之夫以俗吏而談雅道母乃不倫而達者謂不爾爾夫單父之琴漆園之曳尾彭澤之糟牀獨非吏

耶姑無論其至者若柳司馬之為永州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若坡公宦轍所至名勝
買田卜宅若營菟裘錢思公守西都歐謝諸公在幕下
一夕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伊水則公
遣厨傳歌妓來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毋遽
歸也彼其時工箴吏議豈視今日遂疏濶而雅韻襲人
千秋可想乃人推真品吏議循聲方之今日尾瑣齷齪
寧直霄壤由斯言之古者以雅韻兼牧吏而治蒸蒸起

今以俗務專程吏而習轉靡靡豈古今人遂不相逮也
夫人情莫便於真相與莫不便於矯相蒙今矯為不便
以籠天下士大夫其士大夫強捐其所便以就所不自
便至於精神象貌舉不自用而為吏用又不實為吏用
而貌為操功令者用彼一身之內不能自主又何所挾
以對吏民而奏操刀製錦之技蓋自俗病中於吏則人
品偽人品偽則吏治偽而世幾不可為矣余幸不敏不
習為吏故不習為俗又居荒僻之邑得自跳於俗又得

長林豐草之地以便宜蠲俗禁而驕語雅道以夸都人士或謂余坐堂皇則為邑長宜從俗坐草堂則為山澤長宜從雅夫雅俗不竝陳豈其宜於山澤者不宜於都邑今余為治三年矣筐篋錢穀諸務靡刻不拮据而絕去町畦掃除煩苛以雅道與民遊義皇而企懷葛民之便吾約不減草堂三章吾安吾吏之拙以追古人之雅漆園彭澤諸君子吾師乎吾師乎自余有草堂而邑之父兄子弟始知俗吏竟有雅遊余安可以無紀命識諸

石時為天啓壬戌之孟冬既望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

餘姚黃宗義編

記十四

居室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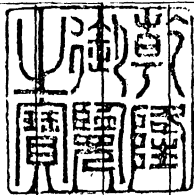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士雅以

事繫獄久之得釋為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憐于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為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常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湏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後生

什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坳有石門犴
狴司之門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
之股栗中多積屍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
邏者僅存一竇通勾欄白晝鬼鳴嗚狴狴立人前強有
力者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
公荔裳分守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
間吾先世御史公諱敬者裳梟是邦矣解旁有廟祀銀
瓶女祀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

女子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況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檣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寔為獄卒賈利之場為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稚沒余感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乎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

道其先世事於其行也為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